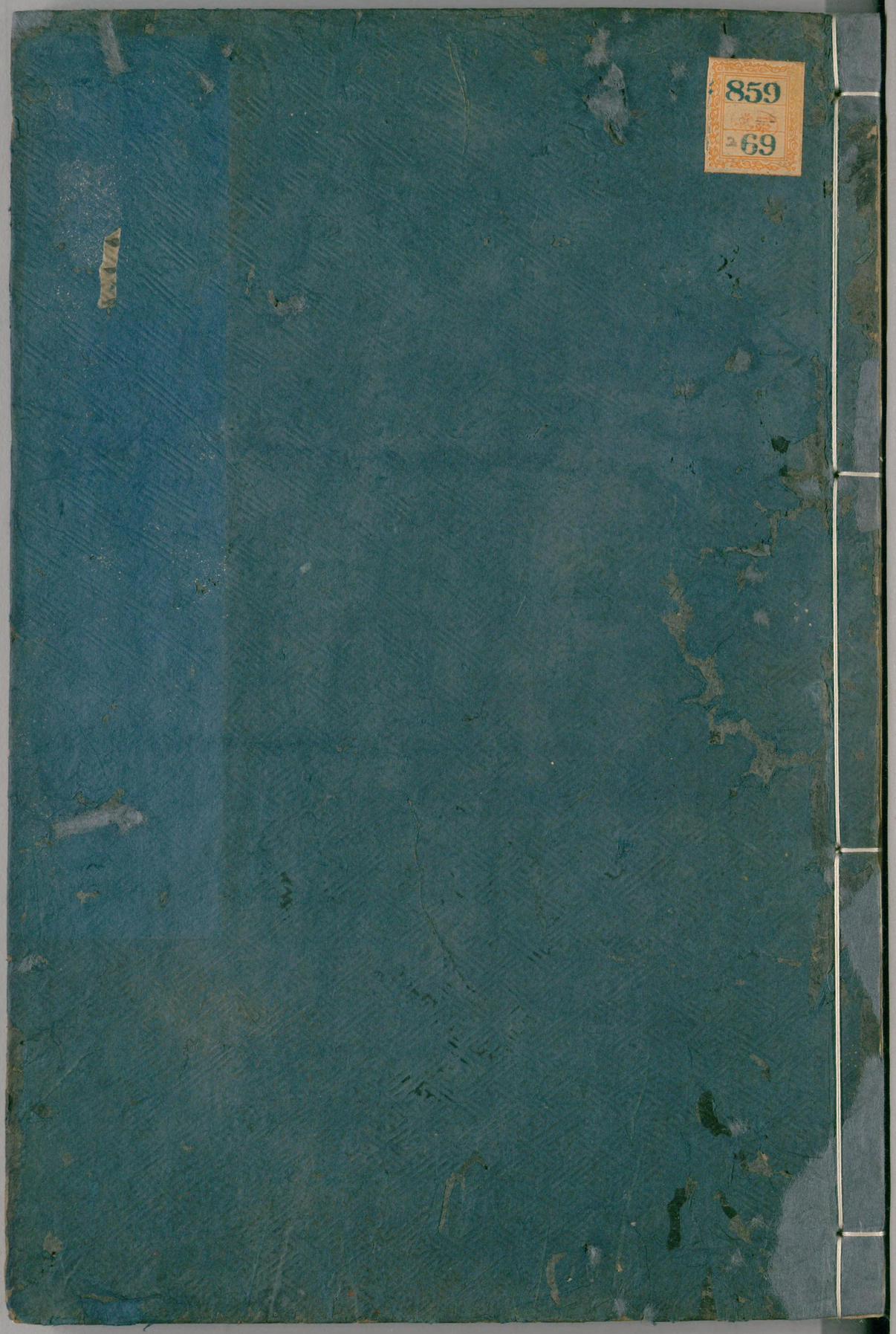

859
6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859-69

忠信二字只有誠實無虛飾之意不可曰朴實不事文飾

言而不欺謂之信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信如四時信賞必罰之類皆謂踐言也不必期約也信近於義言不欺者事雖未得其宜而近於有義也朱注非也

# 語孟字義卷之下

## 忠信 凡五條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皆就接人上言夫做人之事如做己之事謀人之事如謀己之事無毫不盡方是忠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爲多寡以爲寡不二分增減方是信又忠信二字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也又信字有與人期約而踐其實之意論語集註曰信約信也古人有信如四時信賞必罰等語皆此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主忠信淺近而無弊如持敬致良知則深微而有弊



忠信學之根本成始成終皆在於此何者學問以誠爲本不誠無物苟無忠信則禮文雖中儀刑雖可觀皆僞貌飾情適足以滋奸添邪論語曰主忠信主與賓對言學問必不可不以忠信爲主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程子曰四者以忠信爲本是知主忠信乃孔子之家法而萬世學者皆當守之而不可換其訓而後世或以持敬爲宗旨或以致良知爲宗旨而未有以忠信爲主亦異夫孔門之學矣故雖學問可觀然其德卒不及于古人者實以此也

宋儒之意以爲精神不收則不得主忠信故以持敬爲先此亦有理爲實學者宜斟酌而用之

仁齋之時守株程朱之學者蓋有如此者今則或是之亡然徒持敬而無忠信則其弊如此具原損軒大疑錄論之詳矣暗與此合

大疑錄一書物氏之門徒所僞撰蓋襲此書及童子問一箴編者不可爲暗合

宋儒之意以爲主忠信甚易事無難行者故別撰一般宗旨爲之標榜以指導人殊不知道本無難知者只是盡誠爲難苟知誠之難盡則必不能不以忠信爲主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故學雖至於聖人亦不外忠信視其貌則儼然儒者矣而察其內則好勝務外之心不知不覺常伏于胸中是徒知持敬而不以忠信爲要故也學者不容不深辨

忠自是忠信自是信故有專言忠者有專言信者而夫子之四教以文行忠信並言則忠與信本是兩事益明矣而先儒以謂忠與信若形影然又曰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本末終始蓋未深攷焉耳

學有本體有修爲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爲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爲而後有也忠信敬恕力行之要就人用功夫上立名非本然之德故謂之修爲

忠恕　九五條

竭盡己之心爲忠忖度人之心爲恕按集註引程子盡己之謂忠當矣但恕字之訓覺未當註疏作忖己忖人之義不如以忖字訓之爲得言待人必忖度其心思苦樂如何也忖己二字未穩故改之忖度人之心也夫人知己之所好惡甚明而於人之好惡泛然不知察焉故人與我每隔阻胡越或甚過惡之或應之無節見親戚知舊之艱苦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乎不知憐焉其不至於不仁不義之甚者幾希苟待人忖度其所好惡如何其所處所爲如何以其心爲己心以其身爲己身委曲體察思之量之則知人之過每出於其所不得已或生於其所不能堪而有不可深疾惡之者

恕者以己之心忖人之心也故禮記言內恕戰國策言自恕言忖己之心以察人之心也注疏云忖己不必非也但其言未瑩耳若曰忖己察人可矣



仁智亦就成德上立名豈可謂本乎故古人曰由義曰學禮而仁知則否是無法程之可由也忠信敬恕亦既以是爲教何與仁義異孟子曰仁義忠信無本體修爲之別也必矣

體仁體義所謂學之本體主忠信行敬強恕所謂學之修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内恕於己而後外推於人恕体而推用也宜言推己乃恕之用曰用恕之要則語未瑩矣



油然露然每事必務寛宥不至以刻薄待之趨人之急拯人之艱自不能已其德之大有不可限量者也孔子曰可以終身行之矣不亦宜乎（夫子以為）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徒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複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若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夫子子貢直可以恕字命之而不可敷衍其詞若此甚繁也觀夫子答子貢曰其恕乎而於其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知推己即行恕之要而本非恕字之義也且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而其下續之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見推己之道非徒可施之於恕亦可施之於忠不可獨以推己訓恕字益明矣

宋儒未嘗言仁是聖人分上之事、宜言宋儒以仁為成德之事、

惟仁者二句不成語、宜言仁者自能用恕、用恕者自能為仁、仁是德行之名、恕則為仁之方、故曰云云、意義不明、宜言孔子告子貢以恕為可以終身行之、曾子辨孔子之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自聖人以下十九字宜刪之、

聖人之道至持敬為事二十三字、宜移下文後世學者之上、

宋儒貴精微、故主持敬窮理、然豈忽忠恕乎、所謂知獨善其身云云者、亦當時蓋有如此者也、非謂宋明儒者皆然也、



宋儒以仁爲聖人分上之事、以恕爲學者分上之事、晦庵以爲仁恕只是一物有生熟難易之不同耳、殊不知仁自是仁、恕自是恕、恕而後能至於仁、非有生熟難易之別、故曰可以終身行之也、曾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豈其心自聖而謂我自是聖無所事用恕邪、不可以恕專爲學者之事、明矣、聖人之道莫大於仁、莫要於義而曾子特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夫子亦曰（日當作言、下倣此）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者何哉、曰聖人之道專以待人接物爲



務而不居然、以守心持敬爲事、仁義固道之本體（功不恐脫夫字）雖忠恕之功亦不能不以仁義爲本然、至於待人接物必以忠恕爲要、蓋存養在仁義、待人在忠恕、苟忠立恕行則心弘道行（所謂當作言）可以至於仁、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夫子（謂）曰可以終身行之、蓋爲此也、後世學者知獨善其身而其功不遑及於人、故視忠恕泛然若非緊要焉者、此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人也、

後世學問所以大差聖人之意者、專由以持敬致知爲要而不知以忠恕爲務也、蓋道本無分人己、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學問以致知為主力行以忠恕為先兩者各有所當仁齋此說似混學與行

仁齋先生謂學與行之意非混學行

聖人之道通於天下達於人倫豈待忠恕而後知之乎致知學也忠恕行也以次序言之致知為先然忠恕在日用之間豈又待致知功夫既熟之後乎此等處學者須就實地而深察之

學行共作學行齊成此仁齋先生之家法



學亦無分人己苟非忠以盡己恕以忖人則不能合人己而一之也故欲行道成德則莫切於忠恕又莫大於忠恕苟以忠恕為心則萬般功夫總有與物共之之意而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知皆為我成德之地不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事者相去不甚遠矣若使晦翁聞之必謂功夫顛倒不作次第殊不知聖門之學通於天下達於人倫非若異端之徒蔑視人事彼自彼此自此支離隔斷不相濟(為)也故曰(可以)終身行之也若曰致知功夫既熟而後從事於忠恕則是終身無用恕之日可乎思乎哉

## 誠 凡四條

誠實也無一毫虛假無一毫僞飾正是誠朱子曰眞實無妄之謂誠其說當矣然誠字與僞字對不若以眞實對之為力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眞實無妄之謂也然春當温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凉秋當凉而反熱冬當寒而

誠者實也凡事無虛僞者謂之誠如孟子所謂誠賢君誠廉士誠大丈夫及大學誠於內著於外之類亦可見其本義矣中庸命聖人之至德曰誠亦是眞實於善而無一毫虛僞之謂也如誠意之誠雖有深淺之異亦誠意於善也非徒無虛僞之謂也

無僞之解固不通於誠字義然假以為虛字則訓無僞如誠賢君誠廉士誠大丈夫誠意中庸所言誠字皆誠一

之意而中心一於善之義也他誠身謂身一於善古語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云者亦指有一於善者而成語大學引之指穩惡文卿證大學不了了蘇子之意謂天不受偽也非謂天無偽也今此引之似不當矣人行詐偽天不受之可見天道無不自然而貞正也雖謂天無偽亦通無偽之解不得中庸之旨亦可見矣

當理之當即中當之當取其當理者即執中之義雖非說中庸之素意

誠者道之全体於中庸之書則然也非通論也行禮義孝弟以誠為本固也若論禮義孝弟則苟無誠者可謂之禮義孝弟乎如仁與忠信豈待論誠之有無乎

仁義非智孝弟忠信皆就行事顯著者上知下其名稱其誠一行者謂之身有也或有

仁齋先生

佛老之空虛非虛偽之謂也中庸之誠不徒無偽也則聖人之於佛老豈如水火南北乎此論可謂泥名而不究實矣學者宜平心察之

佛老之教以虛明實者也假空而說有者也就中教法之多端者無多佛氏也或曰權或曰實或曰有或曰非有或曰空或曰非空或曰非有非空之中道要之畢竟皆空仁齋先生之言不謬矣今



又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蘓子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此言得之矣

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

誠者道之全體故聖人之學必以誠為宗而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盡夫誠也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孝弟忠信皆以誠為之本而不誠則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智非智孝弟忠信亦不得為孝弟

忠信故曰不誠無物是故誠之一字實聖學之頭腦學者之標的至矣大哉

假而行之者謂之覇術也夫久假而不歸誰知其非有也仁齋先生之言不得不及此一家敷

聖人之道誠而已矣猶佛氏曰空老氏曰虛言聖人之道莫非實理也而實與虛猶水火南北一彼一此懸隔離絕不相入矣然今之學者以虛靈虛靜虛中等理為學之本源而不知其本自老子來或以虛命其名或以虛扁其齋何哉根本既差枝葉從繆不可縷舉學者不可不句々著意辨究推察以歸之于一是之地也

敬　九二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若驗度人之實則作善不作善而已是則與儒相同

修己以敬言以敬修身禮記所謂敬身也居敬與行簡對蓋謂平居未行事之時敬其身也此二語若以敬民事而言則於本章不通其誤可知也

敬敬事也敬人也其敬身者亦恭身而執事之義如入門鞠躬之類是也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之類此對人對事之容而言君子平居無事何事容之為夫子之平居夭夭申申故謂之無所可見無居無安之意而非事容飾持敬守敬自是木石之法律禪儒之家物而已

宋儒言以敬為本不言唯持敬之一字而凡百工夫不用此論不可服為宋學者也偏哉言乎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按古經書或說敬天或說敬鬼神或說敬君或說敬親或說敬兄或說敬人或說敬事皆尊崇奉持之意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惟夫子曰修己以敬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二語似乎今之所謂持敬主敬之功然觀夫子曰修己以敬而下又曰君子修己以安人仲弓曰居敬而行簡而下又續之曰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則此二語亦以敬民事而言非徒守敬字之謂

大學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愚謂不然聖門之學以仁義為宗而忠信為主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嘗以敬為聖學之成始終而萬事之根本設若果如宋儒之所說則唯聖人言敬諸章乃為學問緊要之功而其他聖人千言萬語舉皆為無用之長物豈可乎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敬固為學者之切務然忠信篤敬四者廢一則不可徒謂守一敬字乃可則大非聖人之意譬則醫之處方有君藥有臣藥有佐使藥衆藥兼用而後成方若謂一敬字能該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和者與物和諧而不乖之謂也不暴戾無圭角是溫柔也仁齋未知和字故與溫字混矣

精到入毫然亦有所不免

聖學之始終則猶言用一味橘皮乃可不必用補中益氣全湯其雖用參芪之類猶不得奏全方之效況一橘皮乎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可見雖仁智之達德徒專好之而不學以照之則猶不免於有蔽況於一敬乎其與孔門之學同乎不同不辨而明矣

和直　一條

和直二字意義明白無難解者然論語一部言及於此二字者不知其幾殆與敬字相稱然人知主敬

然人知主敬當作而後世學者唯知敬之為要

而後世學者徒

之為要

而不知此二字最為聖門緊要之語蓋和不暴厲

和者交人之道非入德之体

交人之道固矣但以此交人則身入德之一體矣

直不邪曲和者自寬直者自正和者無圭角之露直者無智計之巧入德之體立心之要學者必不可不注心受用後世儒者以此二字容易看過不深留意故今表而出之蓋聖人示人切要之語也

學　九四條

學者效也覺也有所效法而覺悟也按古學字即今效字故朱子集註曰學之為言效也白虎通曰學覺也覺悟所不知也學字之訓兼此二義而後其義始全矣所謂效者猶學書者初只得臨摹法帖效其筆意點畫所謂覺者猶學書既久而後自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不知聖人立教之本旨或為記誦或為詞章或為理學或為功利何必入於異端而已
佛氏雖貴性然不縱嗜慾彼之所謂性者自該其道德焉豈專貴性而已哉雖宋儒亦然是可與達觀者言不可與庸人語
宋儒以仁義禮知為人性固有之理仁齋則以為天地不然之理所謂齊固失之禁亦未得者也
仁齋先生國云有個個之[illegible]此為仁義禮智之道豈謂個理昂道哉

悟古人用筆之妙非一義之所能盡也集註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又含覺字之意在學者多不察（知）

問當作者

學問當識聖人立教之本旨如何於是一差必入于異端可怕佛氏專貴性而不知道德之為最尊矣聖人專尊道德而存心養性皆以道德為之主夫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為仁義禮智之道又此為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為最尊者是已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居天下

孔子曰道二此語何為而舉宜刪

辨別取舍截然不紊可謂廉矣何視義之小也
辨別取舍可謂廉矣能之而截然不紊者亦可謂廉矣其制之出於內而處此者此之謂義也夫義之處物制事豈或小或大何必論大小之為
仁之極豈可復推乎宜作言仁之極下皆倣此

仁義知三者皆以人事言禮獨以天地言何也



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蓋溫和慈愛含弘容物之謂仁反之則為殘忍刻薄之人辨別取舍截然不紊之謂義反之則為貪冒無恥之人尊卑貴賤品節有等之謂禮反之則為僭差暴慢之人是非分明善惡無惑之謂智反之則為冥然無覺之人推仁之極則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也推義之極則祿之以天下弗顧是也推禮之極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是也推智之極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徧於人心準於四海由此則為人不由此則禽獸故聖人立此四者以為

能由學問而盡無窮之德則不可言性有限矣若謂性有限而德無窮則雖盡性不可成德也且先儒未嘗言廢學問而專循我性此條所論亦未免疎乎

性有限者人生之德性其義有限之義下文輒云性之義不可恃焉而學問之功最不可廢焉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

人道之極而教人由此焉而行之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明之斯爲有道之人得之斯爲有德之人蓋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而盡無窮之德苟不由學問則雖以天下之聰明不能故天下莫貴乎學問之功又莫大於學問之益而非但可以盡我性又可以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並立而參矣若欲廢學問而專循我性焉則不翅不能盡人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必也雖我性亦不能盡矣故

德無窮云云其言明白矣文卿何不善辨也且廢學問事不必指先儒而言之亦何不審之

仁齋以爲仁義禮知天下本然之德而人性之善能成之譬之萌蘖之生可以參雲今試問使萌蘖之性有限雖善艱之必不可以參天其至參天者本有其性也且所謂參天者亦天下本然之德乎否以是推之則其說之誤自見矣

人非性之善則學問之功無所施焉萌蘖之生非有生氣則培

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所謂足以保四海者指仁義禮智之效驗而言夫四端之在於我猶涓々之泉星々之火萌蘖之生苟擴充之而成仁義禮智之德則猶涓々之水可以放海星々之火可以燎原萌蘖之生可以參雲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充所謂養即以學問而言人性雖善然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則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養之力無所受人生之德性可尊而問學之功不可不道焉充則大矣牿則亡矣養則長矣不養斯消矣其言自明白矣所云有限者就於不學不養之初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言之孟子固言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豈不多之明白以見聞為用不可通宜言以見聞為資



功最不可廢焉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欲以有限之性盡無窮之德非由學問其能之乎然非性之善則雖學問之功亦無所施故性之善可貴焉學問之功大矣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為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為其要也此聖門立教之本旨也

學問以道德為本以見聞為用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見聖人以修道德為學問而非若今人之以道德為道德以學問為學問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古昔少書策後世多書籍故學問之方自有此異然所謂見聞者主見古昔之書聞先王之道不徒見聞當今之事也仁齋以聞見書策為異趣恐未免誤看見聞二字

孟子以見為見當今之事以聞為聞古昔之事論語或屬事上或屬博文上自不一格仁齋於專事上固一偏矣然使學者踵之踐實地其意豈淺之哉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可見以見聞為用而非若今人之專以靠書冊講義理為學問之類也孟子所謂存養擴充之類皆即是學先儒云學兼知行而言得之矣

學問之法予岐而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謂聖賢道統之旨若孟子所謂仁義之說是也意味者即聖賢書中意味是也蓋意味本自血脉中來故學者當先理會血脉若不理會血脉則猶舡之無

漢書律歷志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古人所謂權者今天秤之法馬也但有孔繫之掛於衡為異耳宋儒以為今等子之錘故有移來移去隨物取平之解仁齋從之偶未考之耳宜言權之為物隨物之輕重而施之以定其斤兩者也

柁宵之無燭范乎不知其所底止然論先後則血脉為先論難易則意味為難何者血脉猶一條路既得其路程則千萬里之遠亦可從此而至矣若意味則廣大周徧平易從容自非具眼者不得識焉予嘗謂讀語孟二書其法自不同讀孟子者當先知血脉而意味自在其中矣讀論語者當先知其意味而血脉自在其中矣

權　凡四條

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夫稱錘之為物所以隨衡之斤兩或前或却定其輕重者也故權字取稱錘之義學問之不可無權以此也夫時有古今地有都鄙家有貧富人有貴賤事之千條萬緒物之大小多寡紛々藉々不可名狀無權以制之何以能得其當而合于道猶臨敵之將因勢制勝隨地排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出入變化不可拘以一律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權之不可不用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最是經即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蓋漢儒見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遂以為權者反

朱子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亦未盡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此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大經大法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

張橫渠曰權過中而合義者也

權能當中當中而合義



經合道今詳孟子之意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以經字相對正爲此也又謂權者濟經之所不及亦未盡權即是經經即是權權每在經之中不與經相離矣唯當謂權以濟經若謂濟經之所不及則猶有以經字對之意在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權也難其人益見其不可不用也蓋示學問之至要而學者之不可不勉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

曰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

孔子所謂未可與權者謂事變之大而常人知慮之所不及者也故先儒亦如是說耳如其小事斟酌固不足謂之權銖兩亦權鈞石亦權小事大事當通用權人人所由謂之道如臣伐君豈可人人由行乎湯武放伐是權之大者也仁齋之說似是而非也

道者天下之達道公共之物權者一人之所執臨事而用之之物湯武順天應人是公共之舉故曰可謂之道其言明白矣

孔子云

聖人地位

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未到理明義精之極便將置而不用欤何以異夫謂醫非盧扁倉公唯全因古方不容加減奚以貴學問爲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深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故爲天下除殘謂之仁爲天下去賊謂之義當時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又有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文卿描執君臣之名義豈不記孟荀一夫獨夫之語乎

人有至德曰聖仁齊引人與德為兩頃是亦以為本然之德也其誤益見



天下能之子嬰被殺於咸陽隋煬受戮於江都非項氏宇文所能為也蓋以合於天下之所同欲也唯湯武不狥己之私情而能從天下之所同然故謂之道漢儒不知此理故有反經合道之說宋儒有權非聖人不能行之論其他非議孟子之說者皆不知道為天下公共之物而漫為臆說耳噫

聖賢　一條

聖字古昔或以名其德或以命其人不如後世所稱截然有階級也周禮以聖居六德之一孔門或以仁連稱或以智併論又或為兼仁智之稱未有明

如夷惠未至於大而化之域孟子之稱聖亦自有輕重雖然通觀語孟六經及古書聖重而賢輕賢猶言君子汎稱也聖則不輕稱之如孟子稱夷惠為聖人究竟非適當之目宰我所謂賢猶言愈也非聖賢之賢也

孟子云賢聖之君六七作泛稱其德之美也何引韓子之語



訓之可據竊以謂聖字或知或行各造其極不可測識之稱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中庸又稱聰明聖知此謂智之造其極也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為聖人而以智譬射之巧聖譬射之力而三子之所以不及乎孔子者便在於智之不足焉則聖者亦行造其極之稱也而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大而化之為聖人似亦行造其極之稱賢字亦非若後世所號必有階級也觀孔子以伯夷叔齊為古之賢人而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宰我論孔子則亦為賢於堯舜後世論孟子或以賢聖二字

連稱之則知古人所云聖賢之稱不如後人之甚泥也

君子小人九三條

君子小人之稱雖有以位言與以德言之別然本主位而言蓋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而郊野細民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稱蓋取於此夫爲人之上者其人宜氣象老成智識遠大足以爲天下之儀表故有其德者雖無其位又亦謂之君子尊其德也其人猥瑣卑微僞詐褊憸有細民之氣象者雖在位又謂之小人鄙其人也此與賢不肖善

余亦常言聖人賢人仁者知者皆成德之稱今之學者豈可妄希望乎然須先學君子之氣象免小人陋習是唯在立志不由才之高下

人不善人之稱大不同

人之所以爲學者在自進君子之道而不爲小人其如何而不覺流乎小人之歸然不明乎君子小人之辨則於君子之心不知其所以相反之狀其所以爲舉君子小人而深究其所以不可不察焉伊川先生曰有學者之意甚爲深切不可與共學可謂確言固漢唐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眞實有志超然卓犖度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爲志必有躐等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凡稱聖人之道者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君子之道亦然仁齋之說失於偏宜其不得費而隱之解也中庸所謂君子之道猶言儒者之道也專指孔門之道而言與論語所謂君子之道汎言士君子之道者不同

不必言儒者之道不必指孔門之道而言

費而隱闇然而日章語勢正反宋儒固錯解之矣仁齋亦未得其解也

費日用之義言其近邇者

隱不知之義言其至焉者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下文所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豈非謂其為費乎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豈非謂為隱乎仁齋先生以闇然日章解之未為得然看破宋儒誤解使後之學者思而得之其功亦偉矣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夐別矣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之常法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又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等語是也唯費而隱之語與論語中庸諸章大不同蓋註家不知聖人之旨而錯解之耳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隱字當作闇字意解之

王霸　凡三條

霸者上宜補霸與伯同一句

士者有天下之稱霸者諸侯之長當初未有王霸之

非必以霸為非也是語矣而不詳也宜言謂桓文之雜詐力為卑也非必以霸為非也

皇帝王霸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治論世道之變也雖孔孟之言不及何必闕之

辨文武之後王綱解紐號令不行於天下桓文互興約與國務會盟而不能以德服天下於是王霸之辨興非必以霸為非也觀文王之為西伯可見矣後世又有皇帝王霸之論儒者誦之然孔子之所不言孟子之所不論蓋戰國縱橫雜家之說闕之可矣

互當作遞

王霸之辨儒者之急務不可不明辨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此王霸之辨也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其言雖近似然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荀子之意謂專行仁義者王雜以詐力者霸此亦勸說當時諸侯也亦猶孟子好貨與百性同之說卑近使易入耳不可謂推度見不知王道矣之

荀子謂一任賢者為粹謂賢不肖雜然而並立為駁且荀子以礼義為之先是以礼賦亦曰粹駁蓋謂礼義存乎賢者賢者在位則礼立矣是粹也能粹而為王業賢不肖雜糅則礼與慢駁矣已駁而僅為霸業若下此一等而無一賢人蔑一礼義則亡矣愚按荀子之言自是一義非無至理亦非不知王道仁齋先生之博擊恐過當參文卿之說荀子也亦推度之見不足與議焉耳

推度之見非知王道者之言也蓋王者之治民也以子養之霸者之治民也以民治之以子養之故民亦視上如父母以民治之故民亦視上如法吏如重將雖奔走服役從其命之不暇然實非心服有禍則避臨難則逃不與君同患難其設心之異在毫釐之間而民之所以應上者有霄壤之隔非徒粹駁之異而已

王者以德為本而未嘗無法然法者其所以敷德而非其所恃也霸者以法為本而假德以行之然而不能實有其德及乎五霸既沒時世益衰而專任法術不復知假德於是有刑名之學王不待雜霸霸不待任法術而任法術者不能當霸霸不得當王蓋大能制小小不能敵大也

鬼神 附卜筮九四條

鬼神者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為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其意蓋以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不能外陰陽而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者之論也然今之學者因其說徒以風雨霜露日月晝夜屈伸往來為鬼神者誤矣

固當作誠徂徠曰固當在可上

神者靈妙不測之稱也故凡天地山川及人物之靈者名之曰神尊而稱之也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鬼者謂死者之精靈耳庶而祀之則又謂之神對而言之則天曰神人曰鬼散而言之則通曰鬼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論語不盡孔子之言安得以一部論語斷孔子之言乎禮記家語等皆不必皆僞託偏哉言乎

使孔子治邦家亦合如三代聖人也豈專以教法爲主如後世儒者乎是仁齋識見之陋所以爲徂徠春臺所笑也



鬼神之說當以論語所載夫子之語爲正而不可以其他禮記等議論雜之也按夫子論鬼神之說載魯論者纔數章而止至於孟子無一論鬼神者蓋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以天下之心爲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惟取其直道而行焉已故其卒也又不能無弊及至于夫子則專以教法爲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于所從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力於人道而或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言之也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則又觀其於所當敬則未嘗不盡敬此吾夫子之所以明其道曉其義使人不惑於所從而與三代之聖人有不同也由是觀之則凡記禮等書稱子曰或稱孔子曰或稱孔子曰兩者何別宜言竹稱諸孔子論鬼神之言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漢儒之假託僞撰而非夫子之言彰々明矣

卜筮之說世俗之所多惑而其甚害於義理故語孟二

書未嘗有言卜筮者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卜筮則不得不捨義義當去矣而卜筮不利去則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就矣而卜筮不利就則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進矣而卜筮利進則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不可退矣而卜筮利退則將從義乎從卜筮乎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己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捨行藏惟義之所在奚問利不利爲是孔孟之所以未嘗言卜筮也論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蓋言不恒之羞不待占決而知其凶也

誠書生之見耳何視孔子之小也

自是千古不磨之論

由是觀之則夫子之不用卜筮益明矣故愚嘗謂三代之時教法未立學問未闡直至孔子而始斬新開闢猶日月之麗于天而萬古不墜故三代以前之書當以三代以前之說求之而孔孟之書當以孔孟之旨解之各識其理之所在可矣

夫人所以信卜筮者神明之也卜筮果神明邪其事吉則吉兆應其事凶則凶兆應而後可南蒯將叛筮之得黃裳元吉之兆蒯吉之叛而敗蒯叛人也而以吉兆告神明何益卜筮果神明邪其事吉則卜筮并吉其事凶則卜筮共凶而後可晉獻公欲

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同占此事一凶一吉無所適從神明豈若此乎故卜筮之說雖多載于三代之書然至于語孟二書無一言及于此者蓋聖人以義爲斷而使人不惑於不可知之途此吾夫子之所以度越乎三代聖人而永爲萬世之宗師也

## 詩凡三條

讀詩之法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亦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固也然而詩之用本不在作者之本意而在讀者之所感如何蓋詩之情千彙萬態愈出愈無窮高者見之則爲之高卑者見之則爲之卑圓爲方隨其所遇或大或小從其所見棠棣之詩遙奔之辭也夫子取之以明道之甚邇旱麓之詩詠歌文王之德也子思引之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憂心悄々慍于群小衛莊姜之怨不獲於其君也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夫傷於讒而訴於天也齊宣王引之以嘉孟子之能察己之心也學者觀此可以悟讀詩之法矣夫子特許子貢子夏以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蓋以非二子之穎悟文學不足以盡詩之情也是讀



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只云詩詞云懌遠則是未之思也爲思之應不憚遠何遠之有哉不必明道之迂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亦只言鳶魚見于上下耳先儒之說皆似騎墻仁齋之說是可謂用詩之法也非讀詩之法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鄭箋朱傳解詩也斷章取義用詩之活法豈可膠立之乎非鄭朱全不知也

物徂徠集二十二復于士茄書曰凡古以六言者皆兩二相比如六德六行六藝及樂六德皆然故詩六義仁齋先生為得之祇其說猶有未安者愚謂風賦是一類風去聲諷同謂諷人也賦自見已志也比興是一類比直以相譬也興引起其端俾思以得也凡諷人自賦皆以此興行之也雅頌是一類謂其聲也凡詩被之管絃是已二南用頌聲幽或雅或頌它十三國風徒歌也徒歌不被之管絃

孔子放鄭風而放鄭聲惡其被之管絃也國風之風汗聲讀

三經三緯之說斷不可易伊物二子所說有不可通者余別論之詳矣

王之子弟貴人而已其才識不必勝於鄭生小子且一詩具六義之說只舉其凡例耳學之何難於鄭朱之解



詩之法也若鄭箋朱傳徒著作詩之來由而不知本之於古人讀詩之法惜哉

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鄭箋朱傳皆以國風二雅三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諸家終不能改其說愚竊謂國風雅頌是詩之體非義如鄭箋朱傳之說則是詩只有三義而無六義又只當以風雅頌賦比興爲敘而不可言風賦比興雅頌爲敘則三經三緯之禮大序皆以風賦比興雅頌爲敘不在作者之意說最可疑焉予故謂詩六義亦當不在作者之意而在讀者之所用如何蓋風賦是一類比興是一類雅頌是一類風賦在尋常之所用比興在臨時而寓意雅頌取於音聲何以言之觀左氏傳列國士大夫以詩贈答皆曰賦某詩或曰賦某詩第幾章如此則三百篇皆可以爲賦論語曰可以興則三百篇亦可以爲興周禮有誦雅誦頌之稱而誦風一詩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三百篇亦可以爲雅爲頌故一詩各具六義而六義通於三百篇之中古人用詩之法豈不大且廣乎而於風賦比興雅頌之敘其義又自分明矣又按周禮大師以六義教王之子弟若鄭箋朱傳所謂則鮓生小子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朱子取捨小序非悉廢之也其捨而不取者甚有理後儒云不可廢者不深思耳豈有明據乎

可能通其義奚待大師之教乎

詩有美刺蓋詩之作有作者有無作者大抵當時不知誰人所作或作詩以諷人之淫或本無此事而託詞以見其情朝野流傳以相詠歌耳非專有意義某人刺某人也後之錄詩者或國史或採詩官撮其大意爲某詩美某人某詩刺某人今之小序是也而朱子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以著其義然後之諸儒多言小序不可廢焉其說皆有明據愚又謂若廢小序而悉據經文則事多有害于義者桑中詩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二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弋矣三章曰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朱子之所說則是一人而與三人相期約於三人乎三人各有所期約乎丘中有麻詩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又曰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山有扶蘇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是一人而私二人乎二人各有所私乎若謂二人各有所私則此一首詩而出於二人之手也若謂一人而私二人則一幽僻地不可同留二人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雖淫奔者不可自發其奸其不相通也如此故悉廢小序而直據經文則國風諸篇類皆爲

愚謂當時淫奔者衆故詩人泛言所刺之也不必有此人朱傳以爲淫奔者之作固誤也然由是概非朱子恐不免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文武當作武王周公尚書無文王之書



淫奔者之所自作而美刺之旨不明矣故曰事多有害於義者正爲此也

書九三條

六經莫古於書而散亡僞撰亦莫甚於書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尚多在學者當因其存而察其亡信其當信而疑其當疑則聖人之大經大法畧足觀焉而其散亡僞撰之甚亦不足以爲害也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九篇出於秦博士伏勝之口授寫以漢世文字故名今文尚書古文五十八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竹簡書皆科斗文字故號古文尚書遇巫蠱之禍而不行遂廢矣歷四百餘年東晉以來稍行於世至於隋開皇中始全故今今文古文並行然朱子吳臨川梅鷟之徒皆疑古文之非眞其言鑿々乎有據凡古人作一篇文字必有起結若堯典其終只曰釐降二女於潙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豈足結一篇之終乎且孟子引舜典而稱堯典則古二篇合而爲一篇明矣三苗之征泰誓之年數其理不得明暢者皆因過信古文也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唐虞三代之間其議論皆在於脩政知人之間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出乎魏晉人之僞作三墳言大道蓋杜撰也三皇之時豈有無為自化之說乎僞作者依老莊之說而臆度之耳仁齋既不信古文尚書猶有此說何也

未嘗有心性之論古文尚書多說心說性最非唐虞三代之口氣其害于道甚多矣

讀書者須先明夫子祖述堯舜之意而後始讀四代之書不然則必眩於無為自化荒唐繆妄之說而看聖人之書必有不滿之意故不能得其理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所謂大道者蓋言甚廣大而非常道之所及也然而觀其則夫子特取唐虞二典而三皇三帝之書皆黜之則知其所謂大道者必是磅礴廣大不切於人倫不近於日用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也惟堯舜之道為能究人道之極而萬世不易中庸之至而夏商周之道亦皆準堯舜之法而一無為無為自化之說者藉令百世之後有聖人者出然蔑能出於唐虞三代之上而老莊氏所謂無為自化之說皆繆妄不經不可為訓矣學者知此理而後正得夫子定書之意而於四代之書深知其造至極而不復可加焉

歐陽子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

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愼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愼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後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々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歐陽子此論最有補于世教雖闔洛諸君子猶有所不及者也九爲三皇五帝之論者皆出

繫辭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雖卜筮之書然夫子以前既玩之者不止卜筮之一途非孔子始為義理之書且論語雖有是言豈可決孔子廢卜筮乎後儒為卜筮之書何叛孔子哉易著進退存亡之機定猶豫決嫌疑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易之教也今唯據豐卦彖之文以避盈滿為易之教其說皆失於一偏矣

歐陽子曰繫辭以下非孔子之作是猶以豕象為出於孔子孔子一生之言豈止論語所載乎安知無有孔子之言論語所不載與大傳所言相似者哉仁齋之見狹矣夫



九學孔子之道者當從孔子之言也欲學孔子之道而不從孔子之言者是叛孔子者也語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愚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可以無大過矣夫曰遺象傳中則昃月盈則虧故避盈滿而處退損易之教也昔者聖人深究陰陽消長之變而明著進退存亡之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莫非發明此理故可以無大過矣之一言實足以蔽之矣大凡區區衆卜筮之學皆非夫子之意也而程子從孔子而以義理解之朱子從文王周公而以卜筮為主愚謂易之為書也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然六經永為孔氏之書則易書固當以程子為是歐陽子趙南塘其深辨十翼非孔子之所作愚謂古之經書莫明於魯論亦莫正於魯論不比詩書義理難曉紛亂甚多故天下之書皆當以魯論為正為之折衷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今以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此未達於古人用卜筮之義

象象亦主解卦爻之占辭其間有說天地人之道者旁義也今云無一涉于卜筮者誤矣

語證之非夫子之語彰々矣而從卜筮則害義從義則不必用卜筮故語孟二書未嘗言卜筮今繫辭說卦專爲卜筮作之則歐陽子以爲筮人之占書而非孔子之所作宜矣又以大傳何謂子曰者爲講師之言皆非易家之所及歐公有易童子問說卦筮家之易也儒家之易專明陰陽消長之變而無一涉于卜筮者也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彖本謂卦下之辭今所云彖曰者以釋卦下之辭故亦通謂之彖彖即晉韓宣子聘魯所觀今彖一說以爲彖象傳者非也二曰是也朱子從疏家之說書之作皆在夫子之前彖以釋卦辭象以釋爻辭而象不及卦下之辭者蓋存于彖也以此觀之則彖又在象之前可知矣繫辭本乎儒家之易而以卜筮爲主歐陽子爲筮師之作是也說卦專說卜筮皆筮家之易也程傳雖從繫辭實與彖象之旨合深知易者自識之矣

春秋九二條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蓋魯史官因周公之舊法典



爻下之辭如潛龍見龍履霜括囊多象物者故曰象也今象曰者亦釋爻辭恐非韓宣子所觀彖象二傳在夫子之前亦無明據余姑從舊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禮而著善惡之跡故謂之魯春秋晉韓宣子之所觀是也周道既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蓋史官之筆雖襲用周公之舊法然不能無說於聖人故夫子削其違乎義者而筆其合乎義者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取之云者我取之於彼之辭非夫子親為之褒貶也蓋當時世朴事簡無載籍之行于世善惡淑慝皆與時共沒無著于後世故亂臣賊子肆其欲而莫之顧於是夫子就魯春秋筆削之以為百世不刊之典故亂臣賊子懼

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而左氏傳獨與孟子之意相合故讀春秋者當以孟子語為正而以左氏說參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夫子以亂臣賊子接踵於當世莫之能禁而作之也是春秋之大義也其紀日月爵位者固書法之所在然謂之春秋之大義則不可蓋聖人之脩經也在於禁亂臣賊子之欲而使人觀其善惡之跡故左氏之著傳亦備載其事之本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左氏之所傳與聖人之旨詭者亦往往有之且其於與孟子合否則余未有所考但春秋之文簡畧若非讀左氏則其事跡不明是先儒所以取左氏也

而使人審覈其善惡之實此左氏之所以知聖人之意而與孟子之意相合也後人惟知解義理之爲傳註而不知記事實之爲傳註左氏之意荒矣所謂天子之事者指禮樂征伐言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而禮樂征伐非庶人之所敢議然以當時上無以明道者故孔子不得已而作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天子之事爲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者尤非也

總論四經　九二條

六經當作四經卽上文所論詩書曁春秋也片言隻辭不及禮樂其云六經者但襲前儒之言而不省耳雖然禮之爲用不可須臾無則其書雖有不切於今者學聖人之道者最不可不治此書一言不及何也

六經之學當先得其大義苟得其大義則猶順流而下循途而行無甚難解者不一解說可通蓋人情盡乎詩政事盡乎書事變盡乎易世變盡乎春秋不讀詩則不能以善政不讀易則無以識事變不讀春秋則無以馭世變此其大義也六經之學其遂哉而夫子雅言獨在詩書者何哉夫人情無古今無華夷一也苟從人情則行遠（逆）人情則廢苟不從人情則猶使人當夏而裘方冬而葛雖一旦從之然後必廢焉故立教施政者必不可不讀詩書也而

聖人之爲政也本於人倫切於人情而無虛無怙
澹之行無功利刑名之雜四代之書皆盡君臣之
道究人倫之極而與夫黃老無爲自化之說不啻
霄壤故詩書二經亢乎易近情使人易從易行達
乎萬世而無弊者也故自詩書入者其意平而無
說異邪僻之行若夫好邪說暴行高遠不可及之
術者必不知自詩書入者也若佛老禪儒之說是
也是夫子之所以雅言詩書而諄諄然爲之教誨
讀六經與讀論孟其法自別論語孟子說義理者也
詩書易春秋不說義理而義理自有者也說義理
者可學而知之也義理自有者須思而得之也可
學而知之者顯而示之也須思而得之者含蓄不
露者也四經猶天生之物不煩琱琢自然可觀焉
語孟猶設權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輕重長短也六
經猶畫也語孟猶畫法也知畫法而後可通畫理
不知畫法而能曉畫理者未之有也六經猶直描
畫天地萬物之態纖悉不遺語孟猶指點天地萬
物之理而示之人故通語孟二書而後可以讀六
經否則雖讀六經茫無津涯瑣々訓詁不足以發

語孟二書豈盡天地萬物之理乎但通此二書則得力多而可以治六經仁齋信語孟大過是其得力處亦其不免固陋處

語孟亦不專說義理論語說道德者多而說義理者少孟子當戰國無道之時故論王道之外說義理者多

明六經也程子曰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不治而自明矣此言亦讀六經者所當先識也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欲爲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讀孔孟之書欲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血脉讀孔孟之書而不識孔孟之血脉者猶舩之無柁夜行之無燭瞽者之失杖而莫識其所嚮方也其可乎苟讀孔孟之書而識孔孟之血脉天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試以異端之言雜諸聖人之書以聖人之言置諸異端之書其見之如視黑白分之如辨菽麥

莫識當作不知

大學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見視二字互誤

論語一書豈盡孔子乎意孔子之言行論語所不載者猶多況又古今異宜使孔孟復生於今世其所說所行豈無所出入乎凡言有詳有畧皆可通也論語之詞豈不可增減乎余嘗疑其有衍脫仁齋之言恐是過當

隨手而取入耳則知不爽毫釐不差杪忽夫然後謂之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惑乎夫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甚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比其盛者矣而孟子願學孔子而得其宗者也若使孔孟復生於今世其所說所行不可過語孟二書則舍語孟二書而其何以能之誠以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剩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實宇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第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惟孟子乎學者尚取此二書沈潛反復優游饜飫已之而不絕手之而不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承其聲欸如視其肺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然後得能識孔孟之血脉而不爲衆言淆亂之所惑也大學一書本在戴記之中不詳撰人姓名蓋齊魯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知孔孟之血脉者所撰也其齊家傳以下言孝弟慈論絜矩之道者吾有取焉固能得詩書之意者也至乎其列八條目及其所說學問之法則不能無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程子以此爲古人爲學次第然而愚謂孔孟言爲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列若此其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叙無出於此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知者不惑三句唯論三者之德耳非進學之序也此亦承朱子之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言孔子之所行也爲政在人一節論爲政之本也並非爲學之方仁齋之讀書也可謂崑崙吞棗矣

大學本非立八條目推說平天下之本乎致知格物而已矣格物即學也程子誤以爲古人爲學次第朱子因命之曰八條目仁齋定本雖不取程朱之辭而猶承其誤故有此說

諸儒當作儒者

固當作誠

余亦喜讀孟子數十年竊覺其言間有過於辨而說於言者仁齋信孟子亦過當

大學之意豈若登九層
臺乎是以推說為工夫
也且使其為工夫致知
誠意正心皆在身上豈
可謂之求諸遠乎

聖賢之言有詳有畧苟
得其旨詳者無剩略者
無缺豈可譏孟子以不
知大學乎韓子引大學
而略其要語故致宋儒
之議事体自不同



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
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亦言爲學次第如此何其簡而易從邪大學以
爲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級)又歷一階(級)而後
進至于臺上邪夫道非他即人之道也以人脩人
之道何遠之有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皆言道之甚近也豈
有如登九層臺乎宋人嘗譏韓子以其引大學不
及於格物致知亦不深考耳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身非但不及於格物致知纔止於家之本在身
而不及於正心誠意則又(亦)譏孟子以不知大學可
乎故知八條之目非孔孟之意明矣大學曰修身
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證)夫存心之道莫要於無所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者邪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學
乃不以此爲要而徒欲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
何哉夫此四者人心之用也凡人有斯形則有斯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大學之意謂心者身之主也人身有忿恐憂樂之心則其措置或失已心馳於外則視聽失用食不知味故修身在正其心是反說心有偏繫而身不修之体狀以明身之本在心而已矣非嚴示訓誡以為正心之方也此亦承宋儒之誤而妄駁大學也



有斯心則不能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此四者即仁禮之著而天下之達道也何惡之有大學乃不此之識而徒欲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此即不識孔孟之血脉故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謂害道尤太甚矣非惟不識孔孟之血脉蓋不信孔子而自欲以己之學號於世者也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發憤忘食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

欲正人心者須先正其心正心二字何其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孟子不言正心者偶不及耳凡如是之論皆不通之甚也仁齋先生之聰明而猶有此陋何也蓋欲駁大學之意見既立而吹毛求疵不自知其說之失於偏陂也豈非逐鹿者不見山乎



心也夫撰大學者本非踈漏而然亦非有意義相通其學本不見仁義之良而欲剛制其心蓋告子之流耳又曰正心二字又見於孟子然尚有當議之者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所謂正人心者謂禁民之非心而俾之無邪說暴行之甚與大學之意自異矣若孟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故平生誨人或曰存心或曰養心而未嘗言正心其意可見矣已存心云者欲其不亡也養心云者欲其長也而大學以為人之制心當若造器物其

余嘗言大學在明明德明德猶言君德也如後世稱君德曰聖德蓋當時之言然也古者大學天子諸侯之國學也天子諸侯之元子衆子造焉故其所期如此豈特望於士庶人之學者乎哉



形方正端直一定不可變焉此豈識心者乎哉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峻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々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作大學者不知其意在見詩書多有明德之言而漫述之耳豈非不識孔孟之意乎又曰爲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爲宗而凡學者莫不從事於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

仁義忠信人之道也而古人或屬義於夫或屬忠於臣或屬信於友則屬仁於君豈獨不可乎此亦陋見已

毋意誠意之解已見上此亦陋見

君子不以人廢言仲尼稱南人之言楚書豈不可引乎



無爲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夫意一也論語說毋大學說誠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而中庸曰誠身而不曰誠意則誠字當施之於身而不可施之於意明矣又曰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夫楚南蠻鴃舌之俗中國之所不齒而陳良楚之產乃不學於其國而北學周公仲尼之道於中國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又曰生財有大道夫財者生民之所資以生者固不可不爲之立禁設厲量入爲出預講度支之方然均無

王制言制國用財利豈不可論乎此亦一偏之說也且大道謂有生財之大道耳仁齋未達文義耶

易六十四卦每卦言利孔子亦罕言利非絕不言也以義為利豈不可言乎

貧和無寡安無傾君子詎求生財之道乎況禮義信三者猶不謂之大道其於生財有大道何哉非孔氏之徒之言可知矣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亦以利心言之者也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君子之行道也惟義是尚而不知利之為利也苟有以義為利之心焉則其卒也莫不捨義而取利也蓋戰國之間陷溺之久人皆悅利而自王公大人以至於庶人惟利之欲聞故雖被服儒者每憂其術之不售必以利啗人所謂生財有大道又曰以義為利蓋用此術

十證者一不足病大學所謂血脉者仁齋亦有所未識乎

也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彰々然明矣大凡愚所著十證者雖不悉繫乎血脉之合否然其一二命意措詞之差本皆因不識血脉然則今亦不得不為之辨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孟子既言之今觀柱下書遠遊篇邪說之行固已尚矣況乎戰國之際去聖既遠經殘言闕世之學士大夫自以為至寶而不知實為邪說之所誤也今不全為左衽之俗者幸孔孟之遺教尚存故也漢儒擇之不精識之不徹貪多務得不知其害道之甚至于此大學本在禮記則為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

大學豈害道乎朱子章句未得其意工夫落支離是不無害道者耳

余之於仁齋其才德之不及豈啻如仁齋之於朱子乎然辨此辨之非亦不得已也

於朱考亭氏始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爲夫子之言傳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後學不知自辨直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傳之可謂害道之尤者也愚之至無似何敢望考亭德行之勤也學問之博也文章之富也其相懸絕不翅萬分之一其不可跂及固不待言之矣然竊自思於識孔孟之血脉則不敢自讓焉於是竊不自揣漫述孔孟之旨不大明于後世也孟以附之兒曹實懼孔孟之旨不大明于後世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憂道之君子其諒

孟子言又作者道微之上邪說暴行又作也又者加之之詞仁齋錯認以爲再復之義生此議論此亦覺勞擾

諸

附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予頃私策問諸友曰世所傳諸子百家異端邪說皆聖遠經殘之所致實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然孟子嘗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而於文武周公之後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竊思孟子所謂邪說者必有所指若楊墨之徒是也而以又作二字觀之則邪說之害非啻戰國以來有之實孔子以前既有之非啻孔子以前

既有之亦似乎堯舜以前實有之吾不知其如何說豈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漢世所尚黃老之術者本非戰國之間所僞撰焉而上世實有之欤抑上世所謂邪說者非後世諸子百家之類而別有所可名之者欤云云而及閱諸友所對多揣量摸寫依傍名理而未有明據事實足以取信於後世者故又自代諸友爲之擬對焉究論堯舜以前實有邪說暴行且併及于孔子之聖於是爲最大而帝之書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曰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



八索九丘說者謂即上世帝王遺書也而漢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可見孔子時三皇五帝之書尚在而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焉則夫子皆嘗祖述之而特斷自唐虞以下三皇三帝之書皆存在所黜焉者何哉夫聖人之道萬世通行之典也故其道謂之常道其書謂之經典言其當萬世通行也豈常道之外別有所謂大道者乎哉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可知大道云者便非萬世通行之典矣竊以謂彼所謂大道

者則必是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而非堯舜孔子之所取焉想虛無爲自化之說匪柱下漆園叔倡其說蓋自上世已有之世所傳黃帝內經者恐非悉七國時書又屈子所述周靈王太子晉之語及周廟金人銘孔父禹銘亦往々與其意相符焉則虛無恬澹無爲自化之說自上世已有之彰々然明矣而漆園鄭圃之書屢々稱黃帝之名孟子時楚許行者爲神農之言有與民並耕之說矣則知自上世別有非堯舜之道而號神農黃帝之道相稱述於世者焉其爲孔子之所黜宜矣

由是推之則知雖宓犧之學亦不得爲全與堯舜之道相同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乃實其有是人也九廣成子卞隨務光之流蓋皆古隱君子有奇行者曠代相傳稱焉則未必無其人也孟子所謂堯舜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是已蓋邪說者暴行之本暴行者邪說之發有則俱有非有二也大凡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惟堯舜之君在位焉則天下一家道德一而風俗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忠信和睦

之風隆詭行異論之徒熄蕩々平々無偏無黨家自齊國自治而天下自平矣虛無怙澹之說自無所興無爲自化之教自無所倡是爲中庸之至是爲王道之極聖人既沒世衰道微異端蠭起邪說並興敢肆私說無所顧諱以常道爲卑而不足爲以綱常爲近而不加勤家家異道人人殊說先王之道術於是乎解瓜裂不復統一矣不識道者爲其所眩瞀蔽錮驚以爲遠勝於堯舜之道而非周孔之所及悲哉道二邪與正而已矣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若



謂外常道而別有大道焉則其所謂大道者必是邪說也故人倫之外無道仁義之外無學人之所當務力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竭力者仁義而已矣夫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人不能爲力於其間在君惟當盡君之道在臣惟當盡臣之道在父惟當盡父之道在子惟當盡子之道人人盡己之道而天下平矣學雖聞天人之秘智雖衆數之原然無益於人倫無裨於世道者聖人不取焉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徧愛人急親賢也向所謂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者以其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也譬諸珍羞異味人多貪饞至於五穀常膳則不知嗜焉然而舍五穀常膳則無可以食也大凡世之所崇信奉承致恭盡敬而藉々乎時焉堯舜孔子之道則五穀常膳也人雖固不知尊之然亦不能一日舍此而不由焉大矣哉赫々乎天篤生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群聖祖述其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雖三皇三帝之書猶在所黜焉而獨斷自唐虞以下祖述憲章之而後天下萬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明而無所迷惑邪說暴行猶烏葛之於嘉穀自不得與正道相混焉則孔子之德之學之大其爲如何哉非有若身坐堂上能辨堂下人之曲直之智則不能故孟子曰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嗚呼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照超於三皇跨於五帝兼乎民之師表者其惟孔子一人爲然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猗與盛哉人以爲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說暴行皆戰國以來有之上世無有不然唐虞以前邪說暴行者方興堯舜氏起而退聽畏縮不敢出頭孔子以前邪說暴行者又及孔子出烟飛霧散不復存跡猶大陽中天魑魅狐惑自伏匿而屏息故後世所以不復知上世自有邪說暴行者蓋爲此故也唯黃老之說遺孽猶在至漢再熾瞿曇之學自外入寇浸爾跳梁至隋唐始盛迫宋大躁鉅儒輩出雖爲之痛排深辨不遺餘力然愈撲愈熾愈廢愈興其所以卒不息者爲徒託之空言而無堯舜孔子之德也夫道德盛則議論卑道德衰則議論高議論高則離乎道德愈益遠矣故議論之高衰世之極也而其最高者至禪而極故離乎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亦莫禪爲甚儒者以爲當以議論勝之過矣苟使吾道德盛焉則彼自退聽將服從之不暇若不是之務焉而徒欲以口舌與彼角衡猶赤手與人鬪相傷俱止可謂陋矣故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謂春秋成而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明故亂臣賊子自知其無所逃罪

故懼焉非謂讀春秋書而亂臣賊子乃懼是亦學
春秋者所當識也故過邪說之術脩吾道德爲上
策以倫理攻之爲中策辨理之有無寂感爲下策
韓歐出中策程朱出下策其得上策者孔孟以後
未之或聞也惜哉

# 語孟字義卷之下畢

右語孟字義二卷　右學先生伊藤君之所著也
先生平日著述逐旋修改未嘗停手故門人傳録之
本條欵或異文字不一今茲三月　先生易簀景范
恐其遺疑誤於後世速就定本手自校謄壽諸文梓
以貽同好凡四方之本皆當就此取正云

寶永二年乙酉冬至日門人林景范文進頓首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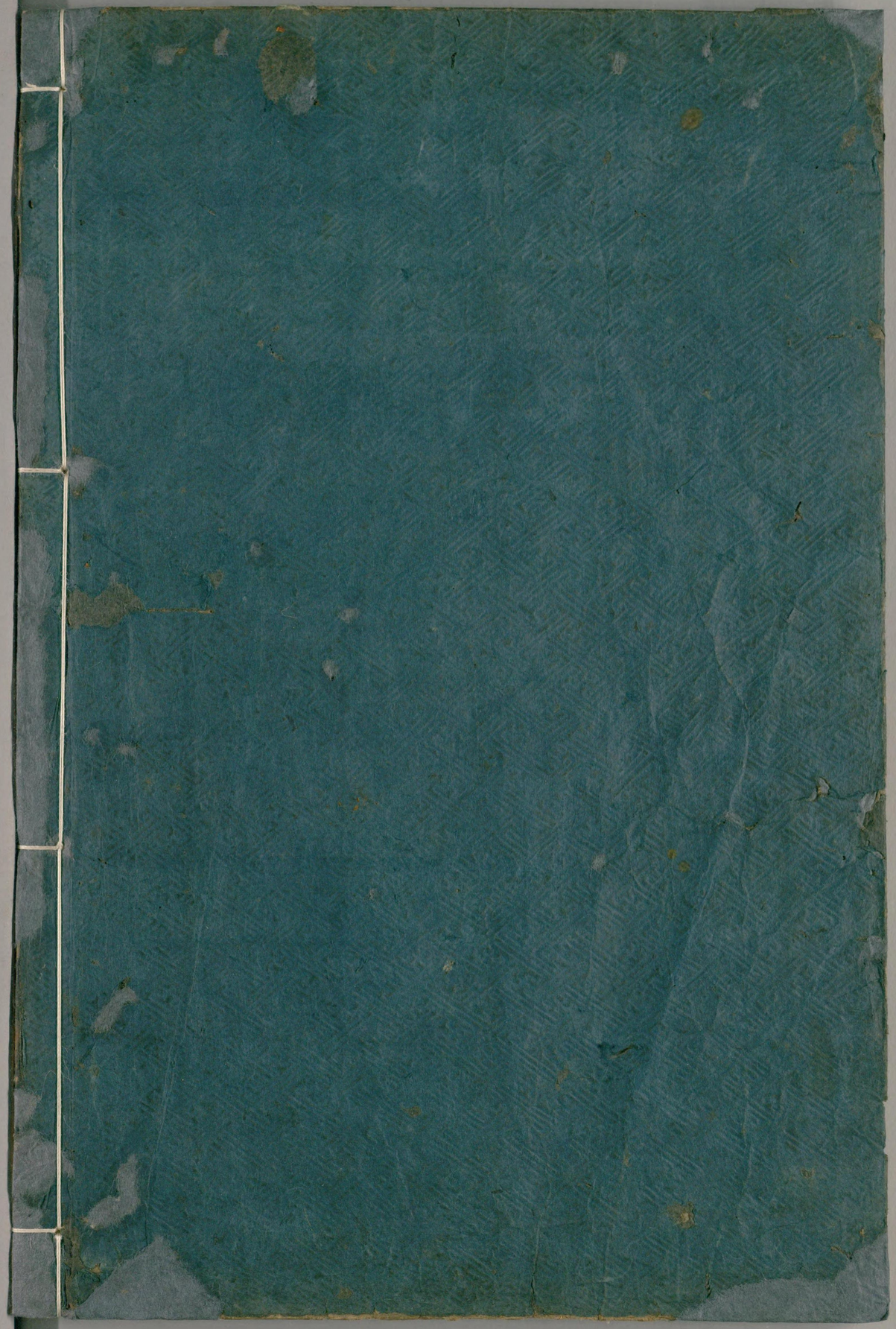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859
69

539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語孟字義 2巻』 請求記号 859-69

ガラス使用